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



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爲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爲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爲邪今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

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乂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

峯旣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盖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爲言盖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

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
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
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
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
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
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
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
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棟問孔子孟
言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
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
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

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
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
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
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
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
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
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
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
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貴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

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

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
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
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
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
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
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
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
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
文意考正而削之矣

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

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
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無陰

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
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
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
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
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
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
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
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
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
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
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埋之
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

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摠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

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旣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

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

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此小温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

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

熹之所疑者七也

晦叔書中論此大畧與吾文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

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脉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畧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

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

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王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

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溫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晦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爲尋便遣

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它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衛千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閣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寓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來見幸遣人導之并及此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繚繞反致稽緩旦夕還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王

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
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宰饋
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

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

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

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

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

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

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

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

主如祫祭之位

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又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作階上北向

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

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

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

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

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

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

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

不盡更以已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

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

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
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
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
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
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
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
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
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
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
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
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
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

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
可得而揜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
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喻亦脫此字豈
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
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
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
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
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
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冬十月成梁又似併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
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
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

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爲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目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諦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段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蓋仁是這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慤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止

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恠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

但暑之類故喜向者疑其並行也

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逢兄說必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庶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遮相

看覲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忽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群臣而本朝

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

澄樞等實亡劉

氏乃飛燕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究若昌邑群臣與賀同等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盡

之自不必別立說也

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者事也所以當孝所以當悌者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丈行速忽遽草率不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

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
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
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
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
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
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
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盖
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
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
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爲參詳可否復以
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
以求教盖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
爲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
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
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改叙爲近
於流宥之法卽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皋陶
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
皋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
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
輕刑得宥反遭流徙去輕卽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宥
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
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戾六也移鄉謂

之流猶爲近之改叙他官及坐嘉石入園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

忠信修辭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

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

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

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
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
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
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
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
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
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
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
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
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
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之至

後繫之則有所未安耳

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

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

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

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侯子所關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

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

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已

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

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

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
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
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

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
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
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
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
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
則必歔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
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而言則必溺於虛淪
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
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
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
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
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

乞詳諭

踐形之說來諭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熹謂踐形如
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克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
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
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
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
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
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
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
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
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

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母
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
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
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
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
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
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
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
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
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
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

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
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
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
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
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
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
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已攬牽合之勢又
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
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
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

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
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
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
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
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
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
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
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
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
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
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復辨之耳

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爲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
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爲心
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
是但伯謨以爲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
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
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
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
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
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

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敦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強尚賴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

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

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抹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

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

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顛預備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爲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今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自是大病不知向來相

聚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已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卽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爲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諭縣庠事前書已具稟矣若如今者所諭則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遽爲此事典憲譏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贊兄爲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爲旬日之款則不妨一書納上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

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材苦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爲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爲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會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

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會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慎思明辯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衰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已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會

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熹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

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

此所謂死得有落著

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

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且如自己爲學官爲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

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
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
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
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
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
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
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歎之問吾止也與
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
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
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
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進德事仁
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
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
後智從裏做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
三句雖同只仁智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
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

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揆著它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揆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它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

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皙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一言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已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已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它人之怨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置也

其言也詎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詎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安仁之仁者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詎蓋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說耳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爲我近乎義墨氏兼
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爲真仁義也靡然從之未有言
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
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
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
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過也
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
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
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
心本不如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
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
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
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
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
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
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
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它皆從此

克去故孟子曰無它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爲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段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爲善小人爲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

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
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
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
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賓及其靜也
靜却為主動却為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
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
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象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如此敬亦是
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
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
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己湯聖敬日
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
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克之書中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幸并以此示之渠又論慎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

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是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

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卽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爲仁患在不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顏作亂者違命也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是它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旣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

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病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

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正盖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盖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錄一二上呈亦可見

大意矣

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尙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糊溟滓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三十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旣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尙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其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

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旣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俛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竒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

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耻躬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一作僞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緊要用力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

靖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公流作沂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

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旣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

如蘇氏之類

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

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

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盖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乂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

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

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旣不能盡從古制卽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旣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

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期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

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黹紗幘頭黹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禪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爲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畧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襪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啟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強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

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斂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

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頗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

存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

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已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已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 此來書 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

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 此亦來書 而力究之故陷溺

中之語

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

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 此游察院語 此亦

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

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内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

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籍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悞哉

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鑑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嘗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

更以前段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

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

然則此二人者雖

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益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

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

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

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無
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裁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
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
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
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
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
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
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
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
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
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
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
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
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
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
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
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
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

用琵琶箏箏等方響音聲角栗奏雅
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
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同乎異乎
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
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
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
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
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
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
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
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
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

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
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
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
域此尤害理盖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
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
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
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
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
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
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盖久不知其所

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畧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誨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

用中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遍

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爲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云云所寄李先之記文體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爲仁此爲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真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

惰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助爲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藁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爲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泛濫不縝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恣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古不盡如

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騰藁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

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今日赤子之心已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爲思之如何是皆其用而言之來論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爲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胡傳之說如何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遺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唐天文志系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

交涉不免就其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
病否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許多
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况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
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
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
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它要之聖賢言仁自
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如此
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
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錘也
晉長李是自悠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

進處餘則不聞問也季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
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
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
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
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
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頗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
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
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
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
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舊疑
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
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旣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旣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用須字如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盖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情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俟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子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文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

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

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盖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義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爲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

擇之從容爲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
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
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
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
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
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如
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
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
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
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
柰何

答林擇之

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
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秀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柰何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
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
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
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
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
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

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

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工之彌文不改時者

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

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

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

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

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

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

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

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

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

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

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

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

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

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

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

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

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

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

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

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

與也然卽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恠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旣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

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竒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畧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恠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怱怱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

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爲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躑躅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 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

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
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
又是次一等人故曰盖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
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責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
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
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
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
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

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
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簣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盖因季孫之賜而用雖
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
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
鞞猶犬羊之鞞矣鞞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
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
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

凡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爲強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

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
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
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
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卽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
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
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
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
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
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

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
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
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
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
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
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
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
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已
是體
上工夫推已
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
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喜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著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

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旣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

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

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旣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

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
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
審明者以爲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
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
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
此所論敬義卽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
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
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
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

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
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
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
無前向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
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
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
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
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
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疑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憤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
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爲也此戒夫

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 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充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卽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

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

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啟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此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貫穿甚善甚善寄得柳學擴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邠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染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諭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克之

所諭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

優柔平中如克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卽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克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克之

克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克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樣日有孜孜竭才

而進

樣下

無看

以釋氏窮幽

以下

始終幽明却有間隔

隔一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

身一

好仁直是難也

也一



